

街面忆往

往事如昨

留在庆安里的童年

哈本厚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家搬至大马路庆安里。那里依山傍海，是市区的繁华地段，环境极佳：向北走不足百米就是海滨，顺海岸线向西不远就是烟台山，向东不远就是东炮台（东山）。在那里我住了三十余年，许许多多美好的童年往事，都留存在这山海之间。

赶海

童年夏季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就是退大潮。此时，只要有幸来到海边，准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
海水与岸壁之间，裸露出一大片金灿灿的沙滩，那沙滩又被海浪鬼斧神工地雕刻出有序的瓦楞，瓦楞间残存着尚未退去的海水，幼小的鱼虾螃蟹在其中蹦跳挣扎。

海滩上有许多孔，孔内会有细小的水花往上冒，只要用手在有孔的地方向下一抠，就会有蛏子或螃蟹、蛤蜊被挖出来。蛏子显双孔，一大一小；蛤蜊呈单孔，细且深；螃蟹孔浅且粗大。

赶海小打小闹不行，要有作为就需“剿老窝”，用小铁锨铲起沙土将小篓装满，放在海水中用力晃荡，沙土顷刻随水而去，蛤蜊便留其中。

这种筛选法实在太累，最优战法便是踩飞蛤。两脚站在浅水中，一只站稳，一只猛力下踩提起，提起下踩，沙土便随脚起落翻滚，脚下出沙坑后离开，换个地方再重复上述动作。当第二个沙坑踩好后，第一个沙坑的水，便由浊变清，几只飞蛤便出现在坑中。收获完此坑后，另一战果已摆在第二个坑内，循环往复，战果无穷。

“初一十五两潮海”“廿二廿三正晌干”，当旱鸭子不行，赶海要知道潮水涨落的准确时间，哪一海域产什么。尽管我年幼力薄，一潮也能捞上三四斤蛤。胡同里的好友好运气，以三分钱一斤卖给岸上人，为学杂费攒下了一角钱。我从来就未遇上这样好事，惹得妈妈说：捞了半篓蛤，多吃一个大片片，没账算！

摘山枣

一天，大马路上，有一个孩子摆地摊，山枣一分钱一酒盅。当时，我很嘴馋，却身无分文。回家后，就向妈妈讨“口风”。没料到妈妈却说：人家能上山摘半篓子，你连一盅子也摘不着？

这话很伤自尊，决定自己上山摘。可妈妈并不知道，离家近的烟台山与东山都已封山军管了。事后，我打听到，站岗的对孩子还是友善的，就默默打定了主意。

星期天上午，我约了胡同里几个同伴，悄悄爬上烟台山，钻进棘丛中，一边寻找，一边眼瞅着岗楼。由于慌里慌张，山枣没摘到，手已被棘刺划得流血了，却又不肯声张。待缓过神来，见同伴们正大把地从枝头撸山枣。这里离岗楼近，无人来摘过，只见发青的枣累累压弯枝头，隐藏在棘丛的半腰。

我也开始两手不停地摘，眨眼工夫，裤兜已装满，而上衣口袋仅塞上几个就再也装不下了。我又发现，同伴们都有备而来，个个都备了个小布袋，衣兜装满后，还有新的储藏。

我急中生智：还有肚皮！于是一边摘，一边吃，山枣尚未成熟，内核也是软的，用不着“囫囵吞枣”，直接入口，一嚼就烂！

回家的路上，有人嘲弄我，知道上山摘枣，也不备个家什？我倒驴不倒架地回答：边摘边吃，图个痛快！其实，我也很后悔，明知上山摘枣，带个小布袋该有多好！

如今，来自各地的香甜大枣堆满市场，想吃就买，谁也不馋，都吃够了！而我又开始怀念那酸溜溜、甜丝丝的山枣，可惜已很难觅见。

抓蚂蚱

大马路原俄罗斯领事馆对面，曾有一大片空地，长满尺余高的荒草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荒草被铲除一半，成为烟台市汽车站，每天有几辆客车发至各县后，便空荡荡的。

与我息息相关的是这里的荒草原——孩提时代的乐园，可以抓蚂蚱、捕蜻蜓。这里蚂蚱品种挺多：蹬倒山、蛸甲子、山草驴……于是隔三岔五我就去一趟，顺手牵羊地抓上几只，可在屋内放飞，让其碰东墙、撞西窗，其乐无穷，玩够了烧着吃，是难得的美食。

说起烧蚂蚱，学问很深。蛸甲子夏秋两季都有，非常易捉，味道也好，不过常吃就腻烦了。油蚂蚱、蹬倒山可以变变口味，只是挺难捉。这些家伙精得很，偶有风吹草动，一个蹬腿展翅，就会直蹿云天，无影无踪，决不给你第二次机会。

秋后的山草驴最美味，它不会飞，会像蚰蚣儿一样鸣叫，声音挺脆生，却容易因吟唱暴露藏身处。它们一旦发现有人，就会拼命向草丛中钻，需要眼急手快才能捉到。万一不小心，扯掉一只腿，就失去装进笼子观赏、听声的价值。

跑班的日子

崔宗波

跑班，是煤矿工人约定俗成的说法，说的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，往返家里和单位。

在龙口矿区，第一代煤矿工人基本是从农民中招收的，他们的家都在农村，离家近的在矿上大都没有宿舍，每天早上骑车上班，傍晚骑车回家。龙口矿区周边的招远、莱州、蓬莱、栖霞等地距离单位较远的，一般是两三天跑一次班。距离单位更远的，不便跑班的，就是休探亲假了，或者把休班积攒到一起，一年中能回家三四次。

第一代矿工都非常强悍，骨子里有着中国农民勤奋、务实、肯干的基因。有的人居住地距离煤矿有二三十公里，跑班是一天往返一次，这一个来回就是大约六十公里。他们骑车到矿上，换了衣服下井，在井下步行到工作地点，近的一公里左右，远的有七八公里，且大多从事的是掘进、采煤、安装维修等体力活。

很多矿工上“小班”，就是三班倒的工作，白天骑车回家还要干农活。煤矿工人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。他们劳作在黑暗的百米深井下，奉献了自己，给人们送去了光明和温暖。对于跑班，矿工们都不以为苦，或者说是在苦中作乐，常常三两两搭伴，在路上聊着天，骑行个半小时，不觉得劳累就到家了。遇上雨雪天，他们就在矿上逗留一个晚上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人们除了出远门，出行大都骑自行车，公路上往各个方向移动的是浩浩荡荡骑自行车的大军。那个年代的公路上基本看不到轿车的身影，偶尔见到的是载货和拉煤的解放牌汽车，机动车多是大大小小的拖拉机。跑班赶上刮大风的天气，骑车遇顶头风，路上行驶的小型拖拉机后面常常会跟着一群骑自行车的人，搭上顺风车，不用费力蹬车前进；有胆大的，用手攀扶着拖拉机的后斗，让自行车和拖拉机同步运行，省时省力速度快。

那时候跑班骑的自行车，大都是笨重耐用、黑颜色的“国防”“金鹿”“海燕”品牌，高档一点的有“凤凰”“飞鸽”等品牌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路上的自行车队伍里，出现了变速自行车的身影。不同于老式自行车傻大憨粗的形象，刚兴起的变速自行车，以其时尚亮丽，骑行快速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。

1991年7月，我好不容易做通父母工作，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带着父亲，到县城一家车行，花了450元买了一辆青岛产的“海德曼”牌变速自行车，购车款相当于我当时近两个月的工资。“海德曼”红色车身，轮胎窄小，弯把方向盘，轻便、新颖，八挡变速，移动起来“来无影去无踪”。这可是我工作的单位——洼里煤矿的第一辆变速自行车呀！三四千人的大单位，出现了一辆红色拉风的、有别于笨重黑粗自行车的“异类”，引来多少惊奇和羡慕的眼神。我本来不习惯跑班的，有了“新宠”就特爱亮相，常常有一道红色的车影疾驰在大小公路上、闪烁在矿区广场上。那时我经常身穿小款的蓝色牛仔服，下身穿宽松的黑色太子裤，脚蹬白色的旅游鞋，戴上变色墨镜，骑着爱车穿行在路上，那真算是“潇洒走一回”，引得不少年轻女孩的注目。

父亲是矿工，我算是“煤二代”，但缺少第一代矿工吃苦耐劳的精神。有了变速自行车稀罕几个月后，便又恢复到以前三天两头跑班一次的节奏。在矿上有宿舍，下了班舒舒服服躺在床上，不比风里来雨里去跑班好百倍呀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“煤二代”们有了变速车、山地车、运动车，又有了摩托车，跑班不再像父辈那么辛苦。后来，随着矿上执行“农转非”政策，第一代矿工分到了楼房，把家搬到了矿上家属区；再者市里开通了多路公交车，交通工具增多，出行便利了，跑班的人就日渐减少了，逐渐成了历史。

难忘冬季拉练

曲彩霞

1970年我十五岁，学校组织冬季学军拉练。我们背着棉被、穿着厚厚的棉衣、排着整齐的队伍、唱着军歌，威武雄壮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。我头戴一顶皮帽子，脚蹬“棉靴”，同学们都叫我“小常宝”。我们从烟台出发，途经牟平姜格庄、云溪村，栖霞庙后村、桃村，福山张格庄、回里等地，然后返回烟台。

从芝罘区出发的第一天，行军三十多公里，来到牟平姜格庄云溪村。大家都非常疲倦，刚放下背包准备休息，突然集合哨吹响了，连长把全连拉到山坡上训话。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站在冰天雪地、毫无遮挡的山坡上，我被冻得四肢麻木。连长说这仅仅是开始，更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，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，练好本领时刻准备打仗。

我们这帮孩子哪里受过这种罪啊！从此，每天顶风冒雪行军，走山路、爬陡坡、过冰河，还经常夜里紧急集合、趴在冰冷的雪地伏击“敌人”、夜行军“强渡封锁线”等，搞得我们很紧张，恨不能睡觉也要睁只眼。

记忆最深的是从牟平到栖霞那天，经过十八盘，山高坡陡，雪大路滑，并且弯路多，一面是陡峭的山体，一面是峡谷深沟，北风呼啸，大雪弥漫，看不清路。老师让我们盯紧前面的同学，靠山根儿行走，避免跌到沟里。走了一段路，前面几个班的同学有的体力不支，逐渐掉队。我们六班是走在全连最后面的，连长命令我们承担“收容”任务，班长断后。天黑了，还没翻过十八盘，大家都很恐惧，作为班长的我也害怕。这时前面传来了清脆的快板声：“十八盘弯又弯，比起红军不算难，顶风冒雪向前冲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！”宣传队的同学在为大家鼓劲啊！我也打肿脸充胖子，带着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！”高昂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，鼓舞着我们。我们终于跨过了十八盘，走进了栖霞的一个小山村。

拉练沿途住老乡家里，他们都朴实善良。当看到我们这帮孩子轮班做饭，经常把饭煮得半生不熟，大婶大娘们就煮了热乎乎的地瓜、玉米饼子，配上自家腌制的咸菜送给我们，还把热炕让给我们，给生病的同学烧姜汤、煮鸡蛋，待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。

回烟台的头一天晚上，走到福山回里村。天黑了，雪下得很大，连长临时决定住一晚上，明天再走。由于没有提前和村里协调好，只能住在村小学教室里。我们男女同学同住在一个教室里，窗户透风撒气，雪从门缝窗缝往里钻，地上铺一层薄薄麦秸草，累了一天的我们，穿着棉衣和棉鞋挤在一起取暖，竟然睡得很香。

半个多月历经艰难，我们终于在新年前回到烟台。拉练没有把我们累垮，反而锤炼了我们的意志，提高了我们吃苦耐劳的能力。我们全班没有一个中途当逃兵回家的，圆满完成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道考题。

现在想起这段经历，仍感觉很自豪，也很想念当年帮助我们的老乡。真想重走一次拉练路，看一看经过的村庄五十多年来的变化，探望一下帮助过我们的老乡。